

# 論創作與批評

語堂譯

（『藝術的批評家』節譯之二）

From Oscar Wilde: The Critic as Artist

恩乃斯特：且試一枝。這些還不錯，是朋友由開羅城直接寄來的。使館隨員惟一的用處就是替朋友買好煙。現在月亮躲藏起來，我們且談一會罷。我願意承認剛才所說關於希臘民族的話爲不對。他們真是一個藝術批評家的民族，如你所說。我承認這一點，而且替他們有點惋惜。因爲創作的才能比批評的才能高尚。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義羅伯：以創作與批評相對相成，完全是任意假造的。沒有批評的才能，絕對沒有價值爲藝術的創作。你剛纔提到藝術家使我們實現人生片刻完滿的真影時，所運用的審辨鑑別精細雋妙的本能。這個審辨精當去取得宜的工夫，就是批評的才能最個別的一面觀；不具這批評才能的人，絕不能有任何創作。Arnold 的文學界說，謂文學即人生之批評。說法雖未劃切精當，但是也足見他深刻的覺悟創作中之批評工夫爲何等重要。

恩乃斯特：我的意思是說：大藝術家都是在不知其所以然中創作；他們，如勃朗吟在那

裏說過，所寫超乎所知。

( 2 )

義羅伯；其實不然，恩乃斯特，凡構思的佳作都是自覺的，是妥籌熟慮的。詩人之吟嘯歌咏並非出不得已。至少偉大的詩人不是如此。偉大詩人的吟嘯，都是因為他想要吟嘯。現代如此，古來也未嘗不如此。我們常想古代詩人比我們單純，自然，而率真，他們所觀察生活的世界似有特別詩意，幾乎不須改造神化，即可成詩。現在 *Olympus* 山上碧雪深厚，險崖礮礮，但是古時，我們想，朝有藝術女神涉足染露于秋牡丹花上，暮有亞波羅向谷中的牧人歌唱。其實這些都是以我們所願實現于今日者托之古人而已。我們的歷史覺錯謬。凡產生詩詞的時代都是不自然的時代，而我們所謂最單純率真之作品，都是當時最自覺的努力成績。老實說，恩乃斯特；世上無不自覺的好藝術，而自覺與批評的精神一而二，二而一，沒有分別。

恩乃斯特：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所說很有道理。但是你總須承認古代之名歌，那些遠古的，無名氏的，民族的詩歌，是發生于一民族之幻想力，而非由詩家個人所產生。

義羅伯：在他們成『詩』時，在他們風格神化時，却是不然。因為凡藝術都有風格，凡風格都有單一，而單一係出自個人。自然荷馬參用民間相傳的歌謠故事，如莎士比亞取材于

當代之紀錄，劇本，小說。但是這些只是他工作的材料，他取這些材料選用成爲詩歌。材料已成爲他個人所有物，因爲他給他們美麗。他們的實質是音樂，

「因爲並非由綴造而成

所以綴造的永遠堅固。」

我們越研究人生與文學，越感覺凡世上事物之足稱賞者，必有創造之者在，我們越感覺，非時勢造英雄，而是英雄造時勢。老實說，我想凡神話傳說我們所認爲由民族之驚奇，恐怖，幻想產生者，原都是一人所創著。神話之異常稀少，即是使我們推想到這個結論。但是我們不要談到比較神話學的種種問題。單講批評。我所要說的是：一個時代沒有批評，便是藝術沉悶，呆板，模仿的時代，或是全無藝術的時代。有批評而無創作（通常所謂創作）的時代倒是有。在這種時代，人類把他寶庫中的珍寶重新排設安放，把金銀與鉛器分別排置，重點寶物，重號珠名。但是創作的時代，沒有不是批評的。因爲新體裁之發明是由于批評之才能。創造每趨于因循重複。我們是靠批評的本能才有新派的發現，才有新體裁給藝術家採用。……每個新派似乎都對於批評不滿，但是新派之發生，即在人的批評的才能。單純

的創造的本能只是模彷彿並不標新，

( 4 )  
恩乃斯特：你現在說的是批評爲創作中之必要原素，這說我與你完全同意。但是創作以外之批評如何？我常有看雜誌的惡習，而覺得大半的現代批評都是無價值的。

義羅伯：大半的現代的創作也是如此。庸俗給庸俗稱量，無能替他的同僚拍掌——這是英國藝術界常給我們的景象。但是，我覺得我的批判略不公平。通常批評家——我說的自然是那上等的，就是那些替俗報作稿的——通常的批評家的學問修養，遠在乎其所批評著作家之上。這本是該當的，因爲批評比創作萬倍的需要學問修養。

恩乃斯特：真的嗎？

義羅伯：一定。誰都會寫一本三巨冊的長篇小說。所要者只是對人生與文學之十分愚昧。我所覺得批評家之困難在於維持一種標準。在沒有神韻風格之時，求標準是不可能的。這些可憐的書評家只變成文學界的巡捕房法庭，變爲藝術界兇犯之紀錄者。有人說他們沒有讀完所批評的著作。他們實在沒有。至少也不應該。如果他們讀完，一定變成憤世嫉俗者，或者可借用一個新語，終身變成嫉女性者。而且也可以不必。要嘗酒之醇醜，只須一口。要在半小時之內斷定書之有無價值，應極容易。十分鐘已夠，如果有鑑賞美醜之本能。誰肯

講完一本味同嚼蠟的厚卷，只須嘗一嘗已算滿足——過于滿足，我推想。我知道有許多誠實的文學家圖畫家完全反對批評。他們很對的。他的作品與時代沒有心靈上的關係。這著作沒給我們新的愉快。沒有蘊藏新穎的思想，情感，或美麗。這些應該沒人談起，應該湮沒于世。

恩乃斯特：但是，老兄——對不住我得插嘴——你似乎過于替批評辯護。因為，倒底，連你也得承認做一件事比說批評話難。

義羅伯：做事比說話難？一點不。這是世俗的謬見。說話比做事十分困難。在實際生活方面，這是顯而易見的。誰都能建立史功。惟有偉人能寫歷史。人類沒有一種行爲，沒有一種情感，不是與禽獸同有。惟有語言使我們超乎禽獸，及超乎同類之上——語言是思想之祖父，而非僅思想之產物。『行』算最易，而且行爲最延長不變的形式，即所謂『勤勞』，已成爲無事可作者的遁所。不，恩乃斯特，不要講行爲動作。動作是受外力支配的盲目的東西；動作發源于衝動力，而這衝動力之爲何物牠全然不覺。動作是不完善，因爲限于時地，是不知去向，因常與宗旨矛盾。動作之基礎在于缺乏想像力。他是不會做夢者的不得已的下策。

( 6 )

恩乃斯特；義羅伯，你評人論世，如將一粒晶球，托在手中，任意旋轉，以求符你的一時之痴想。你專做翻案的史評。

義羅伯：我們對歷史唯一的義務就是翻案。這也就是批評的精神應做的工作之一。等到我們明白支配人生的科學原則之時，我們要發見比作夢者更多荒謬的人就是建立事功的人。他既不知其行爲之原因，又不知其事功的結果。從他自謂種過荆棘之田，我們收穫葡萄，而從他爲我們種植的無花菓樹我們反得荆棘而且更加酸苦。就是因爲人類不知進化之去向所一向的進化下來。

# 朶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偉森譯

## 朶思退夫斯基致屠格涅夫的信

「彼得堡，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八六三年。」

「最和善的最可欽佩的伊萬·塞桂也維奇，

安蘭哥夫告訴我的哥哥，說你不預備把你的小說幽靈 (Ghosts) 拿出來發表了，因為那裏面有很多幻想。這真令我百惑莫解。第一件要緊的，我必須老實告訴你，便是我們，我的哥哥和我自己，都要借助於你這篇小說，我們的「雜誌」恢復伊始，正圖精進，在第一期裏有你的這篇小說，自然裨益極大。我預先明白地把這種情形關照你，以免我提出後述各種理由的時候，你懷疑我只是爲我個人的利益說的。我還得說出一種真情，請你鑒諒，便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是你的小說，至若要你的大名登在雜誌的封面上，猶其餘事。

( 7 )

「現在我要把你的小說所給我的印像，略說幾句。爲什麼你想着，伊萬·塞桂也維奇，（倘使你真的這樣想着的話，）你的幽靈會不合時代潮流，且會得不到讀者的了解呢？實在恰恰相反，一般庸懦之材從西方模仿寫實主義，六年以來，已經早把寫實主義送還西天去

朶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 8 ) 了，人們這時所最歡迎的，無疑地是一種詩意的作品（一種含有最豐富的詩意的作品）。許多人會以一種迷惘的樣兒來接受這種作品，可是這必是一種喜悅的迷惘——對於一切了解牠（這種作品）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效果的，無論是新人物或舊人物。至若對於那些什麼也不了解的人——哼，他們還值得絲毫注意嗎？你不要信服他們對於文學的見解。極嚴格的功利主義——他們所要求的止此而已。寫一些最富有詩意的作品給他們，他們會拋在一旁而去讀那種描寫打街罵巷的東西的。他們認為詩意的真實（Poetic Truth）是毫無意義的。他們只要從實際的事物上面抄下來的東西。我們的散文真是令人可怕得恨。真是 Quakerism（戰慄主義）！（註五）除了令人戰慄而外，什麼也沒有了！有一部份還醒着的，還健全的民衆正希望藝術界中有一種勇敢的冒險出現。你的幽靈是一種有着十分勇氣的冒險；倘使你，我們當中的第一人，敢於從事這樣一種冒險，那末這必能給我們全體一個極光榮的英靈的榜樣。幽靈的形式是一定能夠感動一切讀者的。他的寫實的一方面也必能獲到各種的讚嘆，（自然要除開那般糊塗蟲以及那般於他們的 Quakerism 而不願再去了解任何事物的人呀。）然而我還知道有一位功利主義者（一個虛無黨人），雖然他不滿意於你的小說，却還說他怎樣也拋不開這些小說，並說這些東西真能給人一種深刻的印像。（真的我們有着不少冒牌的虛無黨



人哩。可是主要的事情還在於判別那小說的寫實一方面。依我的意見，在幽靈中寫實的成份實在太多了。這裏面的寫實便是那位受過教育的有思想的現代人物的懷鄉病——一種充分現實了的懷鄉病。那種懷鄉病，在幽靈中真是充滿了。那是「樂器上的中絃」，奏起來是很好聽的。幽靈便像一種音樂一樣。說到這裏，我要問，你對於音樂的意見是怎樣？看作一種消遣呢，還是一種真正的必需品。依我的意見，音樂和語言文字是一樣的，只是音樂所表達出來的乃是意識界還沒有理解到的東西（不僅是心而是全意識界），所以音樂是絕對有益於人生的。我們的功利主義者是不會了解這些的；可是他們當中那般愛音樂的人却也並沒有將音樂拋棄不顧，反爾照舊樣地和他流連着，

( 9 )

你的幽靈的文體是很卓越的。倘使對這篇小說有什麼問題的話，自然只有是關於他的文體的問題。因此，主要點還是在於這一個問題：幻想在藝術中有存在的權利嗎？哼，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倘使說幽靈竟有可批評的地方，那批評一定是：這篇小說還缺少「充分的幻想成份」。幻想的成份在那裏面應該還要多一些才對。這樣他的「胆氣」必然還要大些。在你的小說中出現的人物被解釋作一種吸血鬼；我以為這種解釋是不需要的。安蘭哥夫不贊同我的意見。他認為這是暗示着血之失去或生命力等等之失去的，可是我也不贊同他的意見，這

( 10 )

部小說已經足以使我澈底地認識了那種懷鄉病以及表達此種懷鄉病於吾人眼前的那種美麗的文體——而且這種文體全然是寫實界的產物。全篇的音調也是好的，一種柔和的哀音，沒有雜絲毫惡意在內。至若你描寫並暗示那基本的，尙未解決的，觀念（在全自然界存在着的那同一觀念）也都極好。這一觀念，雖然我們不能說他竟會解決人生問題，並且現在他還使人類的心充滿了苦楚和更大的恐懼，然而人類的心終不能竟棄此觀念而去。否，這一觀念是十分合乎時代潮流的，這種富有幻想的作品也是「非常確切的真實」。……」

（此信的末頁似乎是失去了。）

### 朶思退夫斯基致馬可夫的信

「日內瓦·八月十六日（新歷二十八日）一八六七年。

「我靜默着，沒有着手答復你的親愛的手書，已經是好久好久了，我的親愛的而且不能忘的朋友，亞玻隆·尼可拉也維奇（Apollon Nicolayevich）。我叫你作「不能忘的朋友」，我心裏覺得這是對的：我和你真是最親密的老朋友，雖然因爲生活的關係，不能相與共處，有時且天各一方，然而這終不能遮斷我們的友情，實際反使我們更親密地關切着。

「你說你因我不在而稍覺孤寂，實在我爲別離正不知如何悵惘呵！我們的思想與感覺頗

相似且接近，這是我所確信，前此且每日反復懷念而藉以自慰的——現在呢，於此而外，我乃不能不想到另一件事，我想到：不僅失掉了你，而且自己又遠適異邦，在這兒不僅沒有俄國面孔，沒有俄國書報，沒有俄國思想，沒有興趣，亦並沒有歡迎他鄉人的面孔。真的，我不能懂：一個俄國人怎樣能在異邦寄居的？只要是有感情和知覺的人；對此難道能視若無覩嗎？難道不稍感覺到苦痛嗎？或者那些異邦人的面孔自己相對是表示歡迎的，可是對於我們則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真的，確是這樣的！」這樣，一個人怎樣能在異邦生活呢？沒有自己的國家，便只有一吃苦受罪，「——我可以這樣發誓！到異邦去，以半年或一年為期，這是對的。可是，像我自己這樣，跑出去，自己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歸來，也沒有人能夠告訴我——這是太壞了，太難了。想想真是心痛。我需要俄羅斯；爲了我的著作，爲了我的工作，（且不說其他生活的各方面）我需要她，我之需要她真是迫不及待了；我真像魚之失水一樣；我的力量和機運都逐漸失去了。……」

（11）

「你知道我是怎樣離開祖國，並且爲的什麼原因麼？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不僅是爲了恢復我的健康，亦且在於保全我的生命，我的痼症開始每星期都要發一次，並且自己覺得，同時亦可以預知，神經和大腦的錯亂實在難受。我的心意真的逐漸錯亂起來——這是

( 12 )

確實的。這種情形我自己是覺察到了的；我的神經錯亂有時候我陷於癡狂。第二個原因，或是第二種情形是：我的債主不肯再等候了，在我離開俄羅斯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法庭裏正式起訴了。

（此地一段係敘述他的債務的數目等情形。）

「……於是我就出國了；可是我當時離去了祖國，精神實在喪沮極了。我不信任歐洲；即是說，我相信歐洲的道德的影響是極壞的：我既是孑然一身，毫無外援，而又一貧如洗，却是帶着一個青年女人在一路——她挾着滿腔天真的高興，渴望着和我共度我的這種漂流的生活。這時我看出，這種天真的高興實充分表示她的無經驗與對於未知的前途之熱狂，這種情形令我非常焦灼苦悶。我恐怕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借我孤身遠適，會感到厭倦疲勞。並且，直到現在，真的我們還只是離羣索居，與外人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兒。我對於自己的健康很無把握；我的素質是極弱的，我預料她會被我的牽累而憔悴下去。（注意——出我意料以外，安娜·格里戈里夫娜竟比以前變得更壯了，更多懂事了。許多地方，她簡直作了維護我的天使；而同時她的那種二十歲女孩的青年情緒仍舊大部份保存着。這本來是非常「自然」的事；可是我很難有這種能力去適應她的那種青年情緒。這一切，在動身出國的當時，我都

已在腦中模糊地轉過幾次的；雖然，我再說一遍，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出我意料以外，變得  
更壯更好了，然而我心裏是仍舊覺得不安的。）最後一層，我們的錢太少，令我非常焦急；  
我們動身的時候只是從加可夫方面預支了三千盧布。我當初計算，在動身出國的時候使着手  
工作起來，這是確實的。可是結果怎樣呢？什麼也沒有，或者說，今天以前，我幾乎一點什  
麼也沒有作出，只是從這時起，終於爲情勢所迫，才坐下認真作起事來。而且，因爲過去幾  
個月的無成績可言，真的，今後有何等成就，我現在還是很懷疑。我腦中確是想了許多，準  
備了許多計劃；可是寫下來的，所謂「白紙黑字」的東西，則少之又少。當然地，只有「白  
紙黑字」才算得真正的成績，因爲人家所以願意給錢的便是這東西啦。

「我們竭力更快地離開了那令人厭煩的柏林以後（我在柏林只住了一天，那般討厭的德  
國人幾致令我焦灼到發大怒，我只到一間俄國蒸汽浴室裏去沐浴了一次），便到芮斯頓，在  
那兒租屋住了一時。

（13）  
「這兒的印象真是一個極奇怪的。立刻一個問題在我的腦際發生了：爲什麼我住在芮斯  
頓，爲什麼把一切的東西拋在一個地方而自己却跑到另一地方去，這有什麼價值？可是我的  
回答是很明白的（我的健康，避債等等）。我十分清楚地認實了，現在無論我住在什麼地

( 14 )

方，對於我都是一樣：在芮斯頓或國外其他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會覺得像孤魂野鬼般地爲衆所遺棄的。我本想立刻就坐下來動手工作；可是我覺得我完全沒有寧靜和平的氣分，我的精神狀態實在不能工作。那麼，我作什麼呢？我便游手好閑地來混日子。我讀點書，寫點字，把精神消磨在懷鄉病中，消磨在炎熱的空氣中。日子便這樣很單調地挨過去。

「我不預備在此地來描畫我的思想。許多印像積聚起來了。我讀着俄國報紙蘇解了一些精神上的苦厄。後來我覺得我搜集了很多的材料，足夠寫一篇長文字來論述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又一篇論述俄羅斯的上流社會。可是談這些事有什麼用處呢？德國人把我的神經弄得紛亂極了，同樣，我們俄羅斯的生活，我們的上流社會的生活以及他們對於歐洲與所謂「文明」的迷信，都叫我生氣。巴黎事件（註六）更令我方寸擾亂萬分漂亮的巴黎人都在那兒高叫着……Vive la Pologne！」（玻樂格涅萬歲。）哼！多卑劣呵，更壞些說，都蠢笨，多陳腐呵！我變得更深信我的舊觀念：歐洲不知道我們，或是知道得極少，這樣實際於我們更有利益。還有伯列沙夫斯基（Beresovsky）的審判記載！這兇殘事件的全部是多麼死板；而最壞的，最壞的還是他們竟仍拿去到處宣傳，仍舊作着那同樣的錯誤，老是作那同樣的錯誤。

「俄羅斯的樣兒，從此地看過去，也是極其好看的。俄國人民對於一切的所謂改良政策



（你只須把那些經過了法定手續的改良政策拿來看看，）都感到意外的滿足，——這一事實是何等異常呀！然而我們同時還聽說，在阿倫堡縣的警長還在那兒大鞭撻其商人哩！誰都會預料得到：俄國人民終於不免會逐漸達到一種力求自立自覺的地位——這是那施惠於人民的恩主及其改良政策所促成，人民應當感謝的。整個的主要點便在於此。我可以誓言，現在的時代，經過了改良政策的施行，與前代完全劃成了兩橛，實在比彼得大帝時代更為重要。試問關於路政的情形是怎樣的呢？（註七）那向南發展的路政計劃應該竭力更快地放棄掉，竭力更快地；整個的主要點便在於此。到了那時候，並且全國都建立了「公平的法律」，那麼，真是何等偉大的一種革新呀！（這一切都是我在此地擬想着，夢寐難忘的；我的心亦為此而跳躍着。）此地我幾乎什麼人都沒有遇見過，可是意外地遇着個把人當然也是不免會有的事。在德國，我遇着了一個久居國外的俄國人：他只是每年回到俄羅斯住幾個禮拜，把各種進項收齊了以後，便又回到德國去；他在德國有妻子兒女同住——那些女人和小孩也都德國化了。當時我順便問他：

「什麼事使得你離去祖國呢？」

「他（似乎被激怒了，很是傲然地）爽直地回答我：

朵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這裏是文明的，那兒是野蠻的。」……

「……那個人還是屬於青年進步黨的哩，我却想他自己必定是不和黨發生關係的。他們在國外住着，終日只是怨謗着，猜罵着。

「後來，在芮斯頓的孤寂使得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和我自己兩人都厭倦得不堪。……我們便決定到瑞士或意大利的什麼地方去過冬去。可是沒有錢。我所得到的錢都已經花掉了。我又寫信給加可夫，把一切困難情形都告訴他，要他再「預支」五百盧布給我。你想結果怎樣：他竟寄來了！他是多麼異常的一個人呀！他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我們便動身到瑞士。可是這裏我要着手告訴你我的卑劣和恥辱的行爲了！

「最親愛的亞玻隆·尼可拉也維奇，我覺得我能夠把你當作我的審判官。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我之爲人你是早就信得過的；所以對於你的審判，我常是非常珍視的。向你作懺悔並不令我感到苦痛。可是我只是寫給「你」一個人的呀；望勿把我的行爲交給別人去審判。

「從巴端附近經過的時候，我想在那兒遊覽一下。一個惡的試探降臨在我的心頭了：拿十塊錢去冒險一下，或者我至少可以贏到兩千佛郎，這個數目便足夠維持四個月，維持我們自己和在彼得堡的家人都足夠了。依我以前的經驗，最壞的事是我有時竟能贏一些。而更壞

的是我的那種惡劣的，過分感情用事的性格。對於任何事情，在任何地方，我都要走到最極點去：終我一生都老是走過那極點以外去了。

「那魔鬼立刻來捉弄我了：在三天之內，易常順手，我竟贏得了四千佛郎。現在，我告訴你这惡魔是怎樣擺佈我的：一方面、很順手的贏錢，——一百佛郎的本錢，在三天之中竟贏得了四千；另一方面，我的債務，因債務而起的訴訟，不能逃歸俄羅斯的焦急以及對於歸國的切望；而最後，第三個，實際是主要的原因——便是那賭博本身的誘惑。你知道那是多麼迷人欲醉呵！否，我可以向你發誓，雖然我最終的需要是錢，而迷住我的並不簡單是錢這一回事。安娜·格里戈里夫娜哀求我立刻離去，要我以四千佛郎爲已足。要把一切困難解決，這是多末容易多末實際的一個機會呵！可是排列在我眼前的榜樣又是些什麼呢？不必說我自己贏得的，我每天看見別人更是兩萬或三萬佛郎在那兒贏着哩！（賭徒是看不見輸錢的人的。）他們比我更聖潔些嗎？我比他們需用錢更急迫哩。我於是多拿一些錢去冒險，却是輸了。我開始輸到了我最後的一錢；在心煩意亂之中——我終還是輸了。我便着手當去我們的衣物。安娜·格里戈里夫娜把她「所有的一東西都送到長生庫中去了。（多麼好的一個天使呵！她真是用盡心力來安慰我，在那該咀咒的巴端城裏，在鐵匠舖樓上的兩間小房中，

( 17 )

她覺得多麼孤單淒涼呵！）後來，末日來臨，一切都輸光了。（呵，德國人多卑鄙醜惡，重利盤剝，流氓，騙拐，各種各色，真是應有盡有！我們的房東，看見我們沒有錢搬家，便故意抬高房租！）最後，爲了救出我們自己，離去巴端已經成爲必要了。我又寫信給加可夫，向他再借五百盧布，（沒有告訴他我的困難情形；可是信既然是從巴端發出的，他當可以猜到這回事）。哈，他竟寄錢來了？他竟寄錢來了！現在我向「俄羅斯消息」總共預支四千盧布了。

「可是還要在巴端了結一切手續啦：在巴端，在那地獄裏，我們竟困頓了七個星期哩。在最初，我剛到那裏的第二天，便在賭場裏遇見了孔加洛夫！孔加洛夫最初碰見了我多難爲情呵！這位議員老爺也正在輸着。因爲兩方面都無法隱瞞，加以我是老老實實地賭着的，所以他後來也不再迴避我了。他很狂熱地賭着，（他只用銀幣押下很小的注子，）他在巴端留住的兩星期中，整天都是投身在賭場裏，我相信他也輸了不少。可是上帝大概是保佑他的，那位親愛的伙計。當我輸到兩手空空的時候（他先還看見我手中有一疊金幣的），他應我的要求，借了我六十佛郎。他一定是大大地咎責着我：爲什麼我都輸光了呢，爲什麼不像他那樣，只輸掉一半呢？

「孔加洛夫老是我談着屠格涅夫的事；以致我本來不預備去看屠格涅夫的，也終於決心去探望他一次。一天正十二點的時候，我到他那兒去；他正在吃午飯。我坦白地告訴你：在以前我便已經是非常不喜歡他之爲人的。最糟的是早在一八五七年（註八）在維斯巴端的時候，我借了他五十「太勒」至今還沒有還給他的。我也不喜歡他的那種倨傲而虛偽的歡迎人的派頭，只是翹起臉頰待人接吻。那種將軍的派頭也令人生厭；而終之，他的小說煙是最激怒我的東西。他自己告訴我，他的那部小說的主要觀點和基本立足點是包含在下述這一段短語中的「設使俄羅斯一旦滅亡了，這是沒有什麼損失的，或是在人類中是不含有絲毫影響的。」他對我申言，這是他對於俄羅斯的基本信念。我看出他因爲烟之失敗，似乎非常憤慨。並且我還得說明，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的失敗的一切詳細情形。你寫信告訴我司特拉可夫在其雜誌上罵他的文章；可是我還不知道各地方對他的攻擊，也不知道在某處俱樂部中（我相信是在莫斯科）竟有人着手聯名來反對那部小說。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一個人竟會這樣赤裸裸地，這樣笨拙地，把所有自己自私自利的地方都表露給人家看，如屠格涅夫所作的這樣赤裸裸地，這樣笨拙地，——這我真正想像不到，我老實告訴你，這些人還以自己爲無神論者來驕人哩！他對我申言他是一個絕對的無神論者。可是，我的天！有神論

( 20 )

給了「基督」與我們，即是，給了我們一個至高的人的概念——這一概念非虔敬便不能理解的，人們便也不禁都相信這是人類永久的理想。至若他們——屠格涅夫們，赫貞們（Herzogs），奧金們（Oukins），切尼謝夫斯基們（Chernyshevskys）——給了我們什麼呢？至高的神聖的美是他們所唾棄的。他們所有的只是極卑劣的自我主義，極無恥的兇狠憤怒，極輕浮的驕矜自大——這種種簡直令人看不出他們所希望的是什麼並且誰會信從他們。屠格涅夫咀咒俄羅斯極其刻毒。可是我們看出的是：所有這些自由黨和進步黨的小東西，都仍舊是貝林斯基派（Belinsky's School）中的上等角色，他們主要的都是以咀咒嘲罵俄羅斯為快意為滿足的，所不同的只是切尼謝夫斯基派的咀咒俄羅斯是彰明較著的，他們且坦然地願意俄羅斯陷於滅亡，（主要的是滅亡掉！）可是這些叛徒們還在那兒說，他們是「愛俄羅斯」的。任何事物，只要他們看出是俄羅斯所固有的，便加以仇恨反對，並立刻拿去作成他們嘲弄的目的物；不僅此也，即使我們終於拿一種實際的事實呈獻在他們面前，這事實是不特他們不能否認或嘲弄，而且甚至他們亦不能不加以贊同的，那麼他們會怎樣呢？我看來他們一定會惱羞成怒，狂噬一切，不會有其他的。我又看出，屠格涅夫（和其他長久離開着俄羅斯的人一樣的）確然不懂一點實際。（雖然他們是讀報紙的。）他們顯然是完全失掉了對於俄羅斯的理

解力，以致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雖是我們俄羅斯的虛無黨人都不再否認的事實，他們都不能了解；他們却只是拿去作一種嘲弄的材料。那時他還說我們應當匍匐於德意志之前，他說現在只有一條爲大家所必經之路——那便是文明，並說一切企圖高唱俄羅斯主義或獨立的人，都是至愚。都是鹿豕一般的。他說他正在寫一篇長文字，反對一切崇拜俄羅斯或斯拉夫的政治文化的人。我忠告他：爲了自己的便利起見，他應該寫信到巴黎去把一只望遠鏡。「用作什麼呢？」他問我。「俄羅斯離這裏是太遠了，」我回答他說。「把你的望遠鏡指向着俄羅斯去考察我們一下，因爲否則你太難看見我們了。」他大發其怒了。我看他這樣生氣，我便很光明磊落地對他說：「我真正沒有盼望所有這些對於你的批評以及烟的失敗會使你激怒到這樣的地步。我的天，這真不值得這樣，都不理會他吧。」「可是我並沒有激怒。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他說着臉紅了。

「我便把談鋒轉過來，開始談一些家務和個人的瑣事。後來我拿起我的帽子，可是不自覺間竟把三個月來在德國的積憤都向他吐露出來了。「你知道，」我接着說下去，「人們在這兒會遇着一些怎樣的流氓和痞棍麼？真的，這兒的民衆比我們的國民更壞，更不誠實；他們也比我們的更蠢笨些——這一些當然是毫無疑義的啦。哼，剛才你談着文明；好的，文明



對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有什麼地方比我們高明，足以自傲呢？」他面色灰敗了，「恰是這樣，我沒有絲毫故甚其詞，沒有絲毫，」便對我說：「你像這樣說法，簡直侮辱我個人了。你知道我是以此地爲安身之所的，我認爲自己是一個法國人，不是俄國人，我且以此自傲哩。」「雖然讀了你的烟，我回答說，」「並且和你談了足足一個鐘頭，然而我確實沒有料到你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的，所以，我有侮辱你的地方，請你原諒。」

「後來我們分別的時候，彼此還很客氣地說了再會的話，我自己却決意再不與屠格涅夫相見了。第二天，恰在早晨十點鐘，他驅車到我家裏，留了一張名片在房東那裏。可是頭一天我已經告訴過他，十二點鐘以前我是不會客的，因爲我們要止十一點鐘才起身。我看出他之所以十點鐘來訪我，是暗示着他不願意會見我，他猜定這個暗示我一定會明白的。在這整整七星期中，我只在車站上遇見過他一次。我們彼此瞪了一眼，兩人都沒有鞠躬招呼。我這樣惡意地敘述着屠格涅夫以及我們彼此間衝突的情形，在你看來或者會感到幾分不愉快。可是，我可以發誓，我不能忍受這個：他的那種信念實在太侮辱我了！對於我個人，這是沒有絲毫關係的；便是他的那種「將軍」的派頭於我亦毫無所損。可是我不能容忍一個俄羅斯的賣國賊（其實他並不是竟完全無用的人）這樣咒罵俄羅斯。他之匍匐於德國人之前，他之仇



恨俄國人，我本來早已看出，早在四年以前就看出了的。可是現在他的激怒，他的滿口憤語怨聲，完全是由於煙的失敗而起的，完全是因為「俄羅斯竟胆敢否認他是一個天才」這一事實而來的。……這是純然的自私自利，這是太卑劣了！

「現在，我的朋友，請聽我的方略。我之輸掉那些錢，當然是非常不正當的行爲。可是，比較說來，我還是沒有輸很多我自己的錢。誠然是可惜的，那筆錢實足供我們兩月之用，若是省儉一點，四個月亦夠維持的。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不禁被那「我正要贏的」一觀念誘惑了。假使最初我就把那十塊錢輸掉，我一定會立刻不再賭下去，照着預定的計劃到瑞士來了。可是四千佛郎之贏得便叫我死無葬身之地了。「多贏一點」之誘惑（尤其是在贏得順手的時候），是無法可以抗拒的；同時又想到可以脫身於一切債務的訴訟，並可以使自己和家人（挨米尼·費多洛夫娜及霞及其他）的生活得到一相當時期的安定，便也不願放手。然而這一切並不能使我的過失減去絲毫；因為我並不是祇有自己一人啦！我還借着一個有慈善心腸又極其美好的青年婦人同在着；她是絕對地信任着我，我便是她的保護人，因此我實沒有權力來使她受損害，我實不應該拿一點錢去冒險，即令是極小的數目也不應該。我的將來，我看非常成問題。我不能過返俄羅斯，原因已如上述。現在最緊要的問題是：那些

依靠我的幫助而生活的人今後怎樣呢？這一切的思慮令我惱恨欲死。……

「我祇有你；你是我的最寶貴的朋友。我的命運之神。將來，要拒絕幫助我吧。因為這些大小事件我都是要請你關照的。」

「你大概是明白看出了我的一切希望的一個根本觀念；這是很顯然的，我所盼望得到的那些結果都要依靠在一個條件之上；那條件便是：『我的 소설是好的』。因此，我現在是用着我的全副精神和力量去對付我的作品的。唉，我親愛的老伙計，三年以前，我妄想我能夠付清那全部的債，因而很蠢笨地接受了那全盤債務，這對於我真是太困難的事，太困難了！我在哪兒求得到那必要的健康和精力呢？倘使依過去的經驗來看，我是能夠成功的，那麼是在一種什麼條件之下得來的呢？唯一的條件是我的每一本書應當能引起讀者的一種極濃厚的興趣。否則一切均屬無望。可是這是可能的嗎？這能夠像數學一樣有一個確定的計算的嗎？

……」

（此信末尾係告訴一筆款項，同時還有一詳述朶思退夫斯基境遇困難的話。）

（註一）加爾馬斯魯夫(Karmasinou)這名字是從法文(Jarmin. Cranoisie(意為洋紅顏色)兩字變來的，用意

在於暗示屠格涅夫之偏好激近的思想及讚美西方文化等等。朶思退夫斯基為其小說中人物命名每都會有深意的。

Viacheslav Ivanov 對於這一問題曾作過特別的研究，據說魔鬼中的 Stavrogin 的名字是從希臘文 Σταβριος 變來的，用意在於暗示 Stavrogin 爲人之騷狂。

(註一) Aristophanes 爲雅典詩人，其所作喜劇俱係諷刺文字。

(註二) 涅嘉也夫係一最激烈的革命黨人。

(註四) 係在一九二四年的 *Pechati Revoliia* 第六號登載的。此信最初發表是在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的 *Revue des Etudes Slaves* 上面。

(註五) Quaker 原意爲戰慄。一六五〇年代，有一 George Fox，不以耶穌的新教爲滿足，遂另號召更進一步的教義，主張不必按習俗儀式，而以內心的光明直接近於神；此種宣傳，聞者俱戰慄不已，故被稱爲 Quakerism，實含有譏笑之意。他們自稱爲朋友會 (Society of Friends)，發達稱友。此地但取字面之義，藉以譏笑寫實派之文字。

(註六) 巴黎事件係指伯列莎夫斯基企圖狙擊俄皇亞力山大第二而言。

(註七) 此地係暗指俄皇政府企圖白黑海及君士坦丁方面發展的野心而言。

(註八) 這裏的年代錯了。一八五七年應作一八六七年，證以此信後面所說關於屠格涅夫的話：「他之匍匐於德國人之前，我本來早在四年以前就看出了的，」便可知。

朵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 哈爾次山旅行記

海涅著 馮至譯

實價四角

作者是德國十九世紀的大詩人歌德的後繼，浪漫派的殿軍。本書是他生平傑作之一。名震一時。觀察深刻。寄託遙遠。文情悲壯。筆鋒犀利。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由猿羣到共和國

丘淺次郎著 馬庭英譯

實價五角

科學與人生觀這個問題，曾在中國論壇激起熱鬧的鬥爭，而終于未有結果。我們現在謹敬致獻這本「由猿羣到共和國」于國人之前，請大家來看科學到底能不能解決人生觀這個問題。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小品兩篇

阿囊

## 一 鯉魚

據說我家的「黃金時代」，是在父曾祖和我祖父活着的時候。但就我所能記憶的說，自我祖父去世，我的伯父們已將典當了的住屋又贖回來，這時祖母康健，叔伯無恙，子弟們皆能讀書，這也可以算是一個小康的家庭了。

那時因為伯父們都能飲酒，所以對於下酒的鯉魚之類的烹調，很是攷究，魚要鮮活的，剖剖以後，將水氣曬乾，用油微微煎炸，然後放甜酒，五香，筱粉，醋，醬油，用溫火熟出，到了快熟的時候，又加葱絲和薑絲。食時自極鮮美可口。據說，這曾經有着一「醃菜炒肉的人生觀」的故鄉的人們品評過，說這也是天下古今之至味了！

這時候，家中自然常常有客，且常常有人送大鯉魚來。因為要表示魚是鮮活的，甚至水淋淋的晝夜捶門送來，而且一來就是幾大尾，說是夜中水泛新捉着的。我們頭夜聽着狗吠，次晨自一起床即忙來伏在水缸上看大鯉魚。那真是活跳跳的，一見人影，即急沉下去，擺動的魚尾，在水面上激起銀色的小小的水花。剖剖的時候，將鯉魚拿出來放在淺盆裏，仍是開

(27)



一種道地的烹調法，即切魚成塊，漬醬油中一二日，以油炸之，可冷食，可蒸食，可熟食，味亦香甜，食時很想到我的父親，欲裝一罐頭帶回去，時豫西有戰事，郵寄不通行，也就罷了。

## 二 祖父的墳的故事

家中惟祖父的墳最遠，離城約五十多里，要爬過三重大山，經過一個很長的叫做牛角冲的山菁，出了山菁，渡一大沙溝，再上一小山，上面苞茅叢中，隱着一堆黃土，那就是我的祖父的長眠的幽宅了。

在我們家鄉，騎馬或坐轎上墳，是爲習俗所不許可的。所以我們兄弟間，每以能走着路去上祖父的墳互相誇口，而大人們許可也是獎贊一個新長大的子弟，也祇是說「明年當可以上祖父的墳了！」

我未離鄉以前，上祖父的墳，亦不過三次。第一次是四大爹領我們去，在路上迷途，以地極荒野，恐歸來天黑，山行不便，祇在旁的一座山上，遙遙望空祭奠。其餘兩次，則是三大爹領我們去，經過幾重荒山，既沒有人家，也沒有樹木，惟一種腥紅色的山茶花，及苞茅

( 29 )



( 30 )

野草，却到處都是。但走過正午以後，卒竟也就到了。我們割刈去墳前的茅草，祭奠食物，焚化紙錢，坐下來吃了午飯，休息走乏了的我們的身體，三大爹以筷子指點着重重疊疊彌望皆是的赭褐色山巒，同我們講述着祖父的故事了。

據說，這地還是當時地方有名的地師擇定的，叫做甚麼「金沙地」，且左右的青龍白虎及前面的山向都是很好。出殯那天，靈柩擡去以後，又說要到第二天的天亮寅時始能下葬。這些事，都依着辦了，於是在這裏搭起臨時的帳幕，即將靈柩停在裏面，又到離此二十里地的一個村落裏面担水來，埋鍋造飯，到了夜晚，親友及襁夫們自然都以走乏了的原故，早早睡去，惟有一匹馱着東西來的大騾子無處交代，附近也覓不出一株樹或一個可以拴轡繩的石頭，雖白天已拴在那支持帳幕的木樁上，但結果騾子用力一掙，且將帳幕拉倒了，所以今夜晚即由我的三大爹牽着這匹騾子，在那沙地上聽着嗚嗚的風聲，望着滿天星斗，直到天明。

山下我們所從來的那乾燥的路，聽說還是到某個地方的大路，但我們自來就沒有遇見一個旅客，祇偶爾見着在烈日底下頂着篾笠的花裸裸，口裏哩哩囉囉的唱着，從那裏踱過，似到前面的山上拾柴火。走到山菁裏，亦聞到一種野鳥的怪聲。

因爲掃墓是這樣的不便，且地方也太過荒僻。祇一孤墳在此，恐死者也是不安居的罷？後來伯父們纔提議要將墳移到附郭，同祖母的墳合葬在一處。但以天時人事的牽掣，至今未能實行。就是那來借昇仙傳的瞎算命的黃先生，亦說即使未能遷墳，亦應栽一排松林，斷了那條大路，可以世代有人做官。而松樹亦卒未栽成，雖然我父親仍是在污辱裏做了十年的小官，祇不過贏得些勞苦，而家世仍如後前一樣的清寒。

## 裁判官的威嚴

朱溪譯 實價四角半

這裏是兩篇世界名著：一是高爾基最大的傑作——我的旅伴，又一就是法郎氏的大著——裁判官的威嚴。後者是寫法律對於小民的殘酷，前者是一個滑稽而又陰森的故事，作者在末後點睛道：「那個曾做我四個月旅伴的人……教給我許多在聰慧的哲學家的鴻篇巨製中所找不到的（東西），因為生命的智慧往往比人的智慧更深刻更沉廣。」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科學的改造世界

李元著 實價六角半

法國巴斯篤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是國家興盛的靈魂，講談政治的，雖然似乎是引導我們，其實真能領導我們的，只有科學，這話確是真理。本書的目的，第一在使人了解帝國主義者屢次慘殺我們用的是什麼東西。第二現代交通的利器，怎樣使人們易於接觸？怎樣促進文化？第三現代科學怎樣激發人智？本書旨在人人可讀，力避專門名詞，偶然用到，也多有註解。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牛歌

招勉之

在第八期的語絲裏見了衣萍先生的一首未入詩軌的牛詩，不由得不佞也想起敵省的牛歌來。這不啻是第四五階級聯合戰線的一首歌兒了。

這牛歌是在廣州附近一帶的牧童們所唱的，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已經約略在鄉下聽過很多很多的次數，自然從前也聞說是古已有唱之的了，近來也還是一樣。

老人家們對我說，唱牛歌要有藝術，許多看牛的哥兒們，雖然都懂得唱，但不都懂得用藝術的方法去唱，因為如果真是唱得動情時，往往真的牛也掉下淚來。到底怎樣引吭哀歌，才能動牛情，可惜我不曾目覩。而許多父老們告訴我一件件的牛歌能使牛兒流淚的故事。我却確曾耳聞過了。

不錯，這是一首流行在廣州附近村落的歌兒，看牛的多會唱得，別處有無在下却不甚了然了。至於來源大約是曾經享過福的人一時發了無量的信心所造出來的，這個年頭兒，人流淚也不在眼內，牛還怕什麼！這歌兒只不過又是謠之後代的子孫罷了。其性質正和江紹原先生在貢獻九期所說唐生智和黨孫子一樣。

33)

( 34 )

茲者討赤聲高，戒殺氣漲，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戒牛之歌，歸田之章，實在也很有裨於世道人心的，不佞爰介紹前在廣州所購得的藏版牛歌以供仁人君子之參攷，亦補救世道，維持國粹之本意云爾呀。紙上雖題爲戒牛圖牧童歌，實則通常都叫做牛歌，怎樣讀法，請看我的箭頭和膽正。

(1) 牧童的自述

牽到東西遠近坡，無拘無束逐時過。  
相呼砍竹爲新笛；列坐分茅補舊篲；  
唾手閒搓牽犢索；調腔學唱飯牛歌。  
幾回笑指長安客；兩脚奔波爲什麼？  
馬背不如牛背穩，林泉深處任風波。

(2) 牛的咀咒和訴苦。

請君聽我說因由；世間辛苦莫如牛，  
春夏秋冬勤着力；四時辛苦未曾休。  
犁鋤背上千斤力；皮鞭百萬背心抽，

惡言臭語千般罵，喝聲奔走不停留。  
田硬水深難進步，肚中無草淚雙流，  
指望早晨來放我，誰知等到申時休；  
肚飢口咬田中草，全家大小罵啾啾。  
我在田中食百草，種得田禾你自收；  
粘米得來做飯食，糯米得來做酒頭，  
棉花麥粟千般有，芝蔴荳菜滿園收。  
婚男嫁女吉慶事，無錢舍我別人租，（舍或寫）  
銀糧緊急無由計；心中又想賣耕牛。  
見我老來無氣力，賣與屠行作菜牛；  
屠行帶我回家去，眉心一行鐵斧頭；  
那時死去淒惶甚，剝皮削骨有何仇？  
人生受苦多零落，自忖前緣不算修！  
破肚取腸又取骨，尖刀削骨斷咽喉。

## 牛 歌

買我之人亦不富；食我之人亦不肥；

殺我之人真不善。搗我皮來捫鼓打，

驚動地府鬼神愁。良田萬頃無牛使；

子子孫孫把鋤頭。仔細思量行惡者，

來生依我變耕牛。

在這首兩節的歌兒裏，我們可以知道了中國的殺牛土法比之芝加哥大屠場是如何了。至於幾回笑指長安客……馬背不如牛背穩，林泉深處任風波也很有趣兒，不過如今是有農民運動的協會了，牛背雖穩也還得要牽入漩渦中去，說不定日後不久有牛民運動時，這歌兒是不大用得着了，太消極了沒有革命的精神呢，那時林泉深處也不任風波了。

牛兒，牛兒，你說華夏的宰牛方法不高明和待遇不良善嗎？我們現在還不大喜歡牛歌呢，人是在唱人的歌兒啊！殺人又不是破屋取腸又取骨嗎？



# 隨感錄

## 一一八 太平歌訣

魯迅

四月六日的申報上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行將工竣，石匠有癖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藉避危險。其歌訣約有三種：（一）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急早回家轉，免去頂墳壇。（三）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後略）

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只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雖有善于暴露社會黑暗面的文學家，恐怕也難有做到這麼簡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

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

( 37 )

( 38 )

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背着這一夥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沉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只撿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罷，被遺棄了的現實的現代，在後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實還是同在。你不過閉了眼睛。不過眼睛一閉，「頂石墳」却可以不至于了，這就是你的「最後的勝利」。

(一九二八，四，十。)

## 一一九 劇共大觀

魯迅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餘人，黃花節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面：——

……是日執行之後，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係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

級，又懸之司門口示衆，往觀者更衆。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爲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衆，則看郭亮首級後，又赴教育會看女屍。北門一帶民衆，則在教育會看女屍後，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劇共空氣，爲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

( 39 )

抄完之後，覺得頗不妥。因爲我就想發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只喜歡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着一切黑暗到地底裏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一點能，單從「爲藝術的藝術」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十字的文章，就多麼有力。我一讀，便彷彿看見司門口掛着一顆頭，教育會前列着三具不連頭的女屍。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衆」，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着，嚷着……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梭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却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這百餘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

(40)

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佈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在易犯嫌疑，忠實同志被誤解為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這並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倘必須前面貼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纔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不能預卜的。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生！不是超時代的。）的民衆，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覩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四，十。）

### 一一〇 文人手淫（戲效某郎體） 郁達夫

文人是指在上海灘上的小報上做做文章或塞塞報屁股的人而言。

文人以韓冬郎的香奩集為理想，如花晨月夕，淒風苦雨等句，所以取名氏也應該以近似

聲名者爲合格。

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像，不用體驗。

文人可以做官，因爲官的理想和文人相同，只教宣傳宣傳國家主義假裝做道德家而以想像去鑽門路殺百姓就行。文人可以進研究系，因爲研究的中心，就是想像。文人可以當教授，因爲在講台上不必講學問，只須以想像來講講批評就可以混過時間。

文人的批評中國文學，須依據美國的一塊白璧德的招牌。

文人所認爲世界最大的文學，是在美國印出來的太上感應篇的美國文。

文人所認爲中國最大的文學，是內容雖則不必問牠而名字却很體面的道德經。

文人可以不要體驗，所以儘可以不研究這一個人的思想而跟一位不缺德的白璧德來批評叫罵。

(41)

文人批評『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說，這因爲孔子受了盧騷的影響。文人批評『非禮勿——，非禮勿——，……』說，這因爲孔子抱了白璧德主義。時間空間，真理實情和矛盾等等，在文人的想像眼裏，是毫不存在的，所以中國人學英文的時候，可以讀讀美國百家姓，外國人有冤枉的時候，可以請包龍圖去坐坐洋烏臺，孔子以前已經有了白璧德主義，白

( 42 )

壁德死了，盧騷也許會送他一張四事票子的。

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國家主義，要挽回頹風，要服從權勢，要束縛青年，所以最要緊的是擁護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絕對不應該接近女人，而自己一個人回到屋裏，儘可以以想像來試試手淫。文人也可以做小旦，第一因為小旦不是女性，第二因為文人可以以想像而化男為女。

孔子曰，想像之用大矣哉，一個鐘頭大約有塊半錢好賣。

一九二八，四月，十四日午後。

### 一一一一 這回是第三次

文輝

國粹可分兩種，一曰文的，一曰武的。現在文的暫且不說，單說武的。

據魯迅先生說，「打拳」的提倡，已有過二次，一在清朝末年，一在民國開始，則這回應該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為「新武術」，這次改稱「國技」，前二次提倡的，一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這回却是「國府要人」。

近來「首善之區」鬧得有聲有色的，便首推這次「國技表演」。要人說：「這是國粹，應當保留而發揮之」，否則，「便前有媿於古人，後何以語來者，負疚滋甚」了。幸喜這「彌

可寶貴」的打拳(國技)的遺緒，尙未斷絕，「國技大家諸君，惠然肯來」，從此風氣一開，人人變爲趕趕，於是軍閥不足打倒，帝國主義者不足趕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現了。「願國人悉起學之」，以完成革命！

我們小後生，不識國粹之可貴一至於此，雖然未飽眼福，也就不勝其贊歎與欣舞了。不過某將軍主張「對打」，我却期期以爲不可，因爲萬一打場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褲子，便不妙了，甚或越打越起勁，終則認真起來，我們第三者就不免要吃虧了。那時軍閥未倒，而百姓先已「家破人亡」了。但這全是過慮，因爲三代禮讓之風，早已深入諸君子的心。況且要人已經說過，「好勇鬥狠，亂法犯禁」是要不得的，所以斷不至發生後患，而我們儘可放心看熱鬧了。

魯迅案：在五六年前，我對於中國人之發「打拳熱」，確曾反對過，那是因爲恐怕大家忘却了鎗砲，以爲拳脚可以救國，而後來終於吃虧。現在的意見却有些兩樣了。用拳來打外國人，我想，大家是已經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學學。一，因爲動手不如開口之險。二，階級戰爭經許多人反對，雖然將不至于實現，但同級戰爭大約還是不免的。卽如「文藝的分野」上罷，據我推想，倘使批判，謠諑，中傷都無效，如果你不懂得幾手，



則會派人來打你幾拳都說不定的。所以爲生存起見，也得會打拳，無論你所做的事是文化還是武化。

### 一二二 雞犬不寧與顏色

匠伯

我今年是廿一歲了，似乎自從有記憶力以來，天下就已不很太平。最使人驚心的自然是歐洲的空前大戰。然而，還好，因爲隔的遠，砲彈以及潛水艇並沒碰到我身上。不過沒曾去充華工，自己常以爲著實不「榮耀」。但聽說有些同胞，被人譽爲「榮耀」時，是早已身殉此役了。

山東自古多响馬，我是「山東老」，而非响馬，自然要就近受些响馬的驚擾。記得我十五歲時，被响馬們用槍聲嚇着，避到鄉裏去者，已一打〇九次。後來，我們鎮上駐防的「官兵」多了，才漸得安坐，然而又遇著好幾次兵變。有一次，兵變了，把營長殺死，便奸淫擄掠，潰散而爲响馬。爲這個死營長，我們父親却吃了些虧。

此後閱小說，見所謂「雞犬不寧」的話，就不大相信。以爲自己所經的戰役和小變亂，不算不凶，然而我們鎮上的雞和犬，却也並未看出有怎樣的不寧。如是著想者一直到三年前，才證明我的「以爲」，實在錯誤。

三年前，益鳳上將軍張駕到魯，我們家裏的雞，便被「義軍」全數宰吃，此後母親便不再蓄。去年，革軍攻到我們鎮上，據說「秋毫無犯」。但是他們退後，討赤軍又來了，我們家裏的犬，便被「義憤填膺」的討赤壯士們縛去「梟首」，「食其肉而寢其皮」了。我未在家，未得親見將該犬首級示衆也未！

由此觀之，今日中國的雞犬，不唯不寧了，性命也著實可慮。然而討赤爲救國之當前要務，我同胞「見義勇爲」，「拔劍而起」，雖肚皮餓亦弗管，其忠也「有厚望焉」。殆至餓得實在不像樣，爲貫徹討赤救國之主張起見，殺雞犬以充飢。設雞犬有靈，對此犧牲，爲國爲民，定當含笑於九泉之下，所以我們實在不必傷心也。

然而，年來最可異者，是一並連雞犬之「靈」都必無的顏色，也參加戰役了。其要者：曰赤，曰藍，曰綠。

夫「赤」者，久已有「秀才」及「綠」之明令「討」之矣；近又有「藍」之明令「清」之矣。其爲「神人共憤」者顯然，已無須多說矣。

( 45 )

但是據說「藍」和「赤」「綠」同是「不共戴天」的，然而近來「藍」似乎對「赤」比對「綠」的征伐來得還要辣些，真使人不解。近日閒着無事，細加研究，終因學術淺陋之

( 46 )  
故，而未能窮其因。不得已，乃寫信去問我在「綠」治下的梨，昨晚收到回信，使我「恍然」！

她說，「這點小事你都不明白！夫中國人者，黃種人也。黃調藍不是綠嗎？但是我不敢笑話你，因為你不會畫彩色畫，怎能知道呢？」

經此一番碰釘子，此後當閉門謝客，潛心研究彩色畫十年，以資將來分析世界大勢，而免落伍云。

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於滬

# 關於「睡廟求醫」的故事

安平

作人先生在語絲四卷三期上，刊登了一篇花束序，中有涉及「睡廟」的事，同鄉人潘達仁君，因即寫了關於「睡廟求醫」一稿，刊在四卷八期的語絲上。潘君說：野五聖——即五通神。在我們家鄉，宜興，祇稱為五聖！有稱為野獼猴者，誤也。——之被周將軍捉到，是在人家的花轎面前的。周將軍捉到後，便將牠們裝在甕裏，將甕投入塘池，任水流去。而且潘君說：所捉到的祇有兩個。……以上種種，和我所聽聞的傳說。都不同。我所聽聞的，現在便寫在左面：

( 47 )

據說：周將軍幼時，非常頑皮。當私塾裏放了夜學以後，他老同着許多小朋友。在城外的曠野地方遊玩。在曠野的地方，是很有許多五聖的廟的。五聖的廟，並不高，大約祇有我們的胸膛一般高吧。周將軍常喜歡爬在五聖的廟的頂上小便，有的五聖的廟的旁邊，還有着香爐之類，於是，周將軍遇着要大便的時候，五聖廟的香爐，便做了周將軍的臨時盛糞器了。在五聖，並不是不怒，但周將軍是一個正人，正能尅邪，邪自不敵，所以雖怒，怒而不敢有所表示。但日長月久後，周將軍將香爐當為糞器，成了習慣了！在五聖方面，也似乎不

能再忍，牠們终于在託夢給周將軍的老師。老師知道後，當然是要大怒的？因為在那時，自己有了這種弟子，簡直是羞恥，所以在第二天上，周將軍便受了嚴重的責打，而使周將軍啣恨五聖的程度，也愈深了。他在暗地裏，曾在一張紅紙條上寫了「逐出銅山三千里」七個字，但因為沒有機會而沒有燒掉。

在那天的夜裏，周將軍的老師又做了一個夢。夢裏夢見五聖都跪在地上求他。告訴他周將軍要將牠們逐出銅山三千里的話。牠們都很悲哀懇切地求周將軍的老師解救，而周將軍的老師終於答應了牠們。

在第二天的早上，周將軍的老師在周將軍的桌上的書堆裏，果然發現了一張紅簽條，上面寫着這樣七個字，但他立刻又想到假若將這條撕去而周將軍是仍可以再寫一張的的不妥。他想還是將三千兩個字改爲三十兩個字妥得多。果然，周將軍忽略了過去，當他的老師在假裝午睡的當兒，匆匆焚化了。而在那一天的晚上，周將軍的老師又夢着五聖們來謝他；自此以後，宜興城週的三十里之內，便永久沒有牠們的影踪了。

周將軍在他的家鄉，宜興，建的功業非常之大。他在宜興南門外的銅山，曾射死了一隻當時山麓住民所引爲大患的白額虎：在宜興城裏，又斬死了一條蛟——現在宜興城有頂蛟

橋，橋長而高，因又稱長橋。橋上有店舖凡數十家；而蛟橋夜月，也成了陽羨十景之一。——他死後，邑人念其恩，因在城內東廟巷裏，建築了一座周將軍廟。廟身甚大，但年來失修，所以日見衰敗了，但香火還盛。香火之來，泰半來自外埠。因為外埠人被五聖所纏的，便常到周將軍廟裏來燒香。假若燒香而猶無效，那便非被纏者，親自睡到周將軍廟裏來不可了。據說經五聖纏了不論有幾月半載之久的，祇要在周將軍廟裏，睡上幾天，病勢便可日見漸減的。要是日子睡得稍多一些，被纏者再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去也將不再被纏了。

因為宜興沒有五聖，所以宜興人也很少被五聖纏過。但對於這個故事，大都倒是曉得的。

——二八〇春。

# 飢餓

塞門諾夫著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塞門諾夫不但有寫實主義者的一種偉大的天才，並且對於勞働者與政府的全隊生活也有一種深奧的知識：他這篇故事裏，坦白地真實地描寫革命的彼得格勒底民衆所忍受的幾個月中可怕的飢荒，對於他國人及一切離彼得格勒底挨餓民衆很遠的人們，一定富有興趣和教益的。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綠天

綠漪女士著

實價五角

綠漪女士是博學多能的，對於中國古文學研究很深，又在法國攻讀過多年的西洋文學，今集其近作散文及小說共六篇，編成此集，大抵寫伉儷間的情愛，家庭的風趣，細膩老練，靈活生動，爲近今文壇上少有之傑作。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通信

記者先生：

我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寫兩句我們劉總長（劉哲）真實的訓話，你樂意聽聽嗎？

今年「文科」開學的時候，我正在圖書館裏看書，有一位同學對我說：「今天劉哲（這樣不懂禮的同學，竟這樣稱呼在上的！人心不古，令人三百嘆！！）還來，我們去禮堂裏看看吧！」我被好奇心支配一聲不語和他去了。

禮堂門口擁聚着一羣「人」（學生，訓育主任，校警）我以為是堂上人滿了，誰知到跟前一看，屋裏至少不過二百人，訓育主任向立在門口那裏的學生們招呼：「可以進去！……」學生們都立着發笑，一動也不動。我定神一看，劉總長穿着青呢洋服，叉着腰，雄糾糾的正高聲訓話，教務長史鼎及預科主任樊際昌等，和幾個學生巴巴的聽着。總長的話因為我去的太晚前半沒有聽得，可惜！現在只把後半，我所親耳聽得的記下來：

（ 51 ）

「……你們受了半年直接教育了，還是這不知禮！哦，哦，（保存原來的口吻）哼！預科二年級考試的時候，竟敢挾夾帶，偷看書，向教部的派的委員吹口號，表示輕慢！哦，

哦，哦，荀子說人性是惡的，果然不錯！我本來想把這幾班完全開除呢，後來許多人說，「這里也難免有守本分的學生」，所以我特別寬容，讓你們重考。再考的時候，我親身來監堂，看看你們誰還敢偷看書……你們要知道胡鬧不是讀書的啊！如果胡鬧的讀書，湖南湖北的在家里胡鬧就得了，何必還來北京來？哼！（拍桌）我姓劉的在一日，就不讓你們胡鬧！哦，哦，要知道讀書為的是識字，識字為的是救國啊！（說到這裏，去洋爐跟前吐了一口痰；）你們都說我欺負你們文科呢，豈不知人家私大學生們，說我欺負他們呢；人家往牆上畫了一隻大牛，寫着我的名字；馱着文科，踏着私大。哼！我姓劉的看誰也是一樣！我姓劉的有兩條長處，第一不愛錢；第二辦事熱心！有人說我當了總長又當校長為的多得幾個錢。哼！別人以為校長得的錢數目很多，哼！其實我看不起那麼一點小臭錢。哦，哦，我辦事熱心：你們問問在教部作事的人，便知道了。我沒有一天不去辦公！看看（摸腦袋）把我的頭髮使得白了一半了。哼！自從坐了總長以後，我是最勞心不過的了。（呆呆的立了一會。）你們總以為我今天的話不好聽；哼！我就沒有打算說好聽的話。我為的來這里發洩發洩！哦，哦，我也是文科畢業，你們去翻翻舊賬，我姓劉的當學生的時候，告過一堂假嗎？哼！你們這個樣子，在學校里是壞學生，到社會上是敗類？（停了一大會）現在請江叔老來此地

當學長，對於你們是很有益處的。江先生也是我的老師，我在學生時代最崇拜他。哦，哦，我希望你們畢業的時候，不必有他那百分之一百的學問，哦，哦，只要有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了！」

我敢鄭重聲明，這半篇訓話記的秩序，語詞半點也不錯，活潑潑地可以表現我們總長偉大的人格學識。這篇真實的記敘我想一定可以作歷史家最好的材料，較之一般新聞記者死板板，修詞作句的相差何可以道里計哉！其餘，在教部里對着某生訓話：「看你兩條立眉，就知道你萬不是東西！你罵我劉賊；賊？！我偷過你家什麼東西！哼！……」〔聽農大學生說。〕某班代表看總長時，手在衣袋里塞着，總長說：「……你手里拿着炸彈嗎！怎麼！」都不是我親眼看的，不願意多記了。因我沒有訂着語絲，此信如能登載，請郵來一份；一來謝謝我的「雅意」；二來我也不致于白花四分郵票了。

王是敵于三一八「紀念日」。(?)